

文本内部结构的几何魅力

叶 军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6)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6871/j.cnki.kjwhb.2016.11.066

摘要 起源于建筑的“结构”实际上是绘画的立体性实施,文本结构的符号化就是如何运用线条、图案等绘画形式呈现文本的内容、作者的情感和思路。“基本图案推动、引导着艺术品的发展”。文本作为艺术品的一类,其内部也必然存在基本图案的影子,所以我们才会常常听到“大团圆”等类似的说法,本文将文本内部结构与基本几何图形对应,期望找到阅读文本的另一种魅力体验。

关键词 结构 文本 几何魅力

On the Geometric Charm of the Internal Structures of Texts // Ye Jun

Abstract Originating from architecture, "structure" is in fact the three-dimensional implementation of painting. The symbolization of text structures is to present the content of the text, the writer's emotions and ideas by using such painting forms as lines and patterns. "Basic patterns impel and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art works." As a type of art works, texts will inevitably contain basic patterns, so we often hear of such comments as "a happy ending".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internal structures of texts to basic geometric patterns, hoping to find another charm of reading.

Key words structures;text;geometric charm

“结构”一词最先起于建筑,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建筑中根据某种目的连接、组合材料的过程;二是指经过组合后的建筑物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组织关系和外在表现形式^[1]。同样文本结构也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动词,即文章的形成;二是作为名词,指文章的内部组织构造和外部表现形式。前者主要是运用思维进行文章生成,更多关注的是文本的内容逻辑。本文所关注的结构是后者:内部的组织和外部的表现形式。这种“结构”不是将文本人为地割裂划分,然后再拼装组合构成一个整体。而是文本生成时自然形成的,是文本固有的性质,不以人为干预而有所变化。

对于文本的内部组织结构,实际上就是材料的组织安排,我们反对那种把结构细分到段落、词句的做法,而是在一个宏观的、整体的视野里探讨文章的内部结构。那么,文章的内部结构呈现出什么样的规律呢?卡西尔有个著名的论断:“符号:人的本性之提示。”“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2]35}这里的符号是一个抽象性的概念,语言、音乐、绘画、建

筑、宗教等等都是符号的表现形式。诚如我们前面所说,“结构”一词起源于建筑,而建筑实际上是绘画的立体性实施。因此,“结构”必然与绘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的规则也能在绘画中得到找寻。卡西尔认为“画家向我们呈现的外部事物的各种形式”,^{[2]188}苏珊·朗格继承和发展了卡西尔的观点,把绘画完全和情感形式联系起来。也即是说文章结构的符号化就是如何运用线条、图案等绘画形式呈现文本的内容、作者的情感和思路。她进一步指出绘画艺术最初出现的是如圆圈、三角形、直线、螺旋线、平行线等等基本图案,在图案的各种发展中,“基本图案始终保留着:圆圈成了眼睛;三角形成了胡须;螺旋形成了耳朵、树枝或波浪……渐渐的这些基本形式综合成再现性图画,直到它们似乎消失为止。然而,即使在高级的再现性处理中,只要稍加注意,还是能经常发现它们,不论在什么地方发现它们,它们都起着原来那种装饰图案的作用。”^{[3]83}因此,苏珊·朗格指出“基本图案推动、引导着艺术品的发展”,^{[3]82}而文本作为艺术品的一类,其内部也必然存在基本图案的影子,所以我们才会常常听到“大团圆”等类似的说法,因此本文将文章结构与基本几何图形对应,期望找到阅读文本的内在结构规则。

1 单线结构

单线结构是文本中经常采用的一种形式,它往往是一线到底的展开,比如对工艺流程的记录。《景泰蓝的制作》就是按照六道制作工序依次说明进行说明:制胎——掐丝——涂色料——烧蓝——打磨——镀金;事件按时间先后顺序进行记叙的《阿Q正传》:从阿Q的被人欺——参加“革命”志高气昂——落魄被判死刑;人物的成长《故乡》写我从小到大故乡所发生的变化等等,这种结构的文章,线条清晰,易于给读者单纯明了而统一的印象。

单线结构也有变化的形式,比如曲线发展,也即是说事件并不是完全遵照先后序列进行叙述,在叙述的过程中插入其他的一些相关因素,如《祝福》,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叙述祥林嫂的悲惨身世,而是采用了倒叙的方法:“我”先碰到祥林嫂——回忆她到鲁四老爷家的情形——在旧历新年祥林嫂死去,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礼教对人性摧残的悲剧。

2 平行结构

文本中的平行结构多是双线平行,文章按照主副两条线索基本平行地向前发展,典型的平行结构如鲁迅先生的《药》,明暗两线交织:买药,吃药,谈药,上坟平行对应

夏瑜牺牲，瑜血被吃，狱中斗争，上坟。明线写华老栓买人血馒头给儿子治病，因无效最终死去；暗线写革命者夏瑜被捕后在狱中继续战斗，惨遭杀害。两条线索以“药”——人血馒头为纽带通过刑场、茶馆、坟地等场景连接交织，明里落笔于华老栓等人的愚昧、麻木、不觉悟，暗里则着重于革命者的英勇献身但未赢得群众的同情和理解。两条线索同时进行，不繁杂，脉络清，很好地表达了鲁迅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深刻思想。

平行结构中还有一些是多线平行，即多条线索同时展开，偶尔有短暂的交织。在中小学课本中，由于多线平行存在一定的复杂性，所以并不多见，但也有体现。

3 网状结构

网状结构是单线结构和平行结构的复杂性发展，它一般适用于故事情节曲折、人物众多的文本。曹禺的《雷雨》就是如此，这部戏剧交织了几条情节线：一是以周朴园为核心的，周朴园与鲁侍萍、周朴园与繁漪、周朴园与周萍及周冲、周朴园与鲁大海等人的矛盾；二是繁漪与周萍、周萍与四风、繁漪与四风、周冲与四风的矛盾；三是鲁贵与侍萍、大海及四风的矛盾。这些情节线索曲折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矛盾的网。人物的命运在网上挣扎出不同的姿态，最终拧成一个结，爆发戏剧冲突，将戏剧推向高潮。网状结构虽然线索繁多，但线索与线索之间都能交叉成结，因此，文章散而不乱。

4 方块结构

单线、平行和网状结构是从纵向（线条）对文章结构进行描绘，方块结构则侧重于横向（片断）描绘，前者是时间序列，后者则是空间排列。这些片段可以相互独立，但也有内在的联系，实际上就是用“零碎”来展现“整体”。某个地区的地方教材选用了一篇报告文学《北京有个李素丽》，这篇文章十余个章节，从不同的侧面如尊老爱幼、礼貌待客、方便群众、以德报怨等等，生动地再现了一位优秀的公交汽车售票员高尚的品质。又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也典型的方块结构，三个片段各自为政：松骨峰战斗、马玉祥烈火救小孩、雪地访战友，展现同一个主题志愿军战士是最可爱的人。

方块结构类似于电影里的蒙太奇手法，通过剪辑将不同的画面组合起来，所有这些画面又为表达一个主题服务。近年来新起的意识流小说、先锋小说很多都采用方块结构，这种方式可以跨越时空，在较为广阔的视野里展现主题。

5 圆形结构

圆形结构往往是为了表达充沛、完满的感情，或者表达一种循环，一般来说采用首尾呼应的方式。如郁达夫的《故都的秋》，文章开头直抒胸臆：“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为了突出，还运用了对比的手法：“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而结尾处，作者欲擒故纵，再次写出南国之秋的色彩不浓，回味不永，运用连环比喻，把对故都之秋的讴歌和衷心赞美挥洒得淋漓尽致。在这样的基础上感情再一次升华：“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

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的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至此，爱的情感已经冲达极至。整个文章也就形成了一种首尾呼应的圆形结构，感情饱满充沛。又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作者由于“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所以“悄悄披了大衣，带上门出去”，夜游月光下的荷塘，在那里作者似乎进入了仙境一般，作者正在忘情、陶醉之时，“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我们用一个简单的示意图来展现一下这种圆形结构：

路线：出家门（现实）去荷塘——仙境 回家门（现实）

心情：颇不宁静 寻排遣——暂时超脱 还是不宁静

从起点绕了一大圈还是又回到了起点，心情也最终和开始时一样，深刻地反映了作者面对现实，想“暂时逃避”却又不能安心于超然的苦闷和彷徨。

6 辐射结构

辐射结构是指“作者的思想情绪凭借某个源头或发射口，向四面喷涌，仿佛漫无边际而不受任何人为的框架限制”。^{[1][437]}在诗歌中辐射结构较多，“诗人饱满的情绪一旦勃发，在漫流延展中往往淹没逻辑线索，而只保留其最初的源头，从而使得情感情绪获得最自由、最畅快、最完满的抒发。”^{[1][437]}以雪莱的《西风颂》为例，诗文以狂烈的西风为迸发点，它时而横扫残叶，时而吹响嘹亮的号角，吹送生命的种子；天空、海洋、陆地，处处留下它狂野不羁的气息；而作者也似乎随着西风甩起，“我在倾覆于人生的荆棘！我在流血……像你一样，骄傲，不驯，而且敏捷……请把我枯萎的思绪播送宇宙，就象你驱遣落叶催促新的生命，请凭借我这韵文写就的符咒，就象从未灭的余烬肠处炉灰和火星，把我的话语传遍天地间万户千家，通过我的嘴唇，向沉睡未醒的人境。”感情喷涌，最后达到高潮：“哦！风啊，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整个文章始终以奔放的激情赞美狂热的西风，歌颂西风横扫腐败的威势和吹送新生的力量，呼唤和预言新世界的到来，表达了作者渴望战斗和献身的情怀。

以上我们仅是对文本中常见的结构形式作了简要的阐述，实际上，任何一篇文章都没有绝对的结构，更多的是多重结构的组合，比如《雨中登泰山》就是单线结构与方块结构的结合。文章结构的呈现也并非刻意，它是随作者的思想情感应运而生的，即在行文之前，并不是先画一个图形结构，再将内容装进去，结构与感情的抒发同时完成，因此，我们在进行阅读教学时，切不可为了结构分解文章，而应在宏观的视野上看二者是如何结合的，找寻情感与几何结构的关联规律。

参考文献

- [1] 杨荫骅.文章结构论[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 [2] 恩特斯·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 [3] 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刘大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编辑 李前锋